

## 雨月聚

陳柏言

六十年前我甲妳大姨婆跳上火車，天頂一片烏陰，才早時十點半就在彈雷公。妳查甫阿祖駛一架鐵牛仔到車頭，目睷金送阮上火車。要上車時，我停落來，轉頭只問妳大姨婆一句：「敢有確定？」伊只是拖一卡皮箱、攬一個包袱仔就向前行，「問那麼多衝啥？」枋寮上車，過林邊、炭頂、潮州，佇屏東市落站。屏東火車頭的人足濟，我一世人無看過那麼多人；我甲妳大姨婆的手牽牢牢，親像伊將欲乎瘋狗湧捲去。彼一工，我啥麼攏無想，只是一直行、一直行，妳大姨婆一定不知影我在衝啥。親像做眠夢，看無未來；但是我只有一个想法：乎我的查某人歸世人無煩無惱。

「妳嚟聽伊飲酒醉，黑白講話，妳大丈公上會講白賊。」撿紅點，祖母翻牌，底面黑桃八仔，每一家先罰十點。「對啊，對啊！妳不知影，妳阿祖有多討厭伊……」月亮隱沒的中秋，雨落在鐵皮屋頂，咚咚咚咚像敲鋼釘；大丈公養的小柴犬瑟縮牆角，看雨聽雨，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。

……是妳大姨婆乎妳大丈公拐去。阮厝無錢，兄弟姊妹一大堆，妳大姨婆是大姊，上大漢的，國小還未讀罷，就出去做女工賺食。透早搬兩點鐘的火車去車城，割瓊麻；妳敢知影？就是做麻繩的彼種瓊麻，當時攏是外銷日本。妳大姨婆歸工睏無四點鐘，本來幼秀的手變甲真粗，面皮嘛乎日頭曝甲無一吋是白的，攏無聽伊怨嘆過半句。

「實在是艱苦，」祖母清了清喉，接著說，「彼個年代哦——」

不幸喔，無多久就佇彼堵到妳大丈公，一塊顏顏，啥麼攏無，只有一箍蜜甘嘴皮。有一工，妳大姨婆轉來時，面色暗暗沒講話；隔日，天攏還未光，就包袱仔款款，家己錢攏攏走，隨人去。妳大丈公沒田沒厝，兩人就撞入去媽祖廟住；一去半年，後來妳查甫阿祖聽別人講，才吩咐我和妳小漢姨婆，去甲妳大姨婆帶回來。伊攏不愛咧，是我有嘴講到沒涎，妳小漢姨婆嘛一直在邊仔號，妳大姨婆才勉強答應，攏提出一個條件：「轉去可以，但是愛叫阿爸甲阮買一間厝。」當時，妳大丈公二十九歲，妳大姨婆

才十五歲吶！

祖母翻開最後一張牌，黑桃八為她多賺一百五，正好給我分紅買伯朗。我們同坐五十年前，外曾祖父提一卡麻袋錢為大姨婆買下的厝腳。一年一度中秋聚，鱷魚牌蚊香讓人昏眩，雨水沿著鐵皮屋頂的破洞，在牌桌四周迴旋成一條黑河。腹肚隆起如孕的大丈公連灌兩瓶高粱，赤身通紅，兩粒乳頭黑乾，只有父親與我坐在他的身邊。父親將酒倒至小酒杯，呷一響瓶杆便啜一口：「你查某孫仔在寫文章，想欲寫你的故事。」大丈公乾草皮般的頭頂晃了幾下，抬起醉矇矓的垂垂眼瞼，一襲酒氣直噴我臉：「妳會曉寫小說哦？」我忙搖手：「不是啦，我只是愛聽啦。」父親也愛問、愛聽，大丈公每次講的都不一樣，父親總笑著糾正他、詰問他：「你頂擺不是講……」到底哪次是真哪次假，無人知曉，只知大丈公一生酗酒、打零工，大半輩子做個無用的人。

大丈公再開一瓶高粱，大姨婆早不想勸。她的齒縫間恆有長期食用檳榔的漆紅斑駁，彎過頭瞥大丈公一眼，便又轉回，對著手裡的撲克臉，若有似無嘆息：「就乎伊死死去好了。」大丈公喝了烈酒就嘟嘟囔囔，楊家的歷史改了又改，大姨婆也換過一個又一個面貌。大家漸漸不聽大丈公說話了；他的語言只是一團模糊的時間，一則仍在持續擴寫的謊言。

大姨婆低聲呢喃打出一張牌，檳榔染紅的唇輕啓，像是六十年前說要離開。

六十年後中秋聚，大丈公的故事裡，離開的日子還是打雷落雨。晚到的表姑圓臀畫了個弧，車門翻開彷彿 spotlight 亮起，新的表姑又跑出來，為她撐一把亮紫荷葉邊的 Playboy 傘。叩叩叩，表姑蹬著亮紅高跟鞋走進小埕，她的亞麻大波浪夾著一絲伏特加味，風裡漾蕩過來，不知是微醺紅還是寶格麗藍茶夜香？雨仍叮叮咚咚叮咚咚，叩叩叩，鞋跟也叩叩叩像敲門。打牌的舅公斜乜一眼：「妳不是講妳欲去拜拜？」氣氛轉僵，雨聲譁然，彷彿能聽得見姨婆們頰肉轉動、疏鬆骨節的磨合聲響。

只有大丈公仍嘟嘴仰頭，酒瓶倒轉咕嚕咕嚕像沙漏。短裙表姑頭也不回，走至我身邊，鬼白濃妝底下是一張痘疤起伏的臉。窄裙圍住她的大腿，微蹲，拿餐巾紙將紅色塑膠椅拂拭一遍，皺著眉又抽了幾張墊在臀下。我早有預料，她一坐下來果然拔刀見骨：「妳上次在報紙寫的那篇小說，什麼意思？」表姑的前夫開敞篷保時捷，在枋山沿海公路被卡車貼著山壁磨，安全氣囊全爆也沒用，拖出來時，黃白腦漿橫溢。身旁還坐著一個身分不明的女性，面目絞成肉泥般模糊。

二十歲的表姑說：「好家在，好家在北鼻還沒生出來。」夫家的喪禮剛辦完，她便提著大包小包帶球轉嫁。



我去參加表姑的法院公證，當然是跟這個「新」的表姑丈。表姑挺著微凸的肚子高喊：「我願意！」家族裡只有我父母，長她二十幾歲的表哥表嫂出席；法官敲槌，一串空洞洞的回音。未曾謀面的表姑丈抓鬚雞冠頭，西裝外套顯皺，簡直剛從網拍買來，草草熨過。

「那不是妳的故事，」我不無難堪地說，「那是亂編的啦！」

坐在對桌的小姨婆淑鶯聽不懂我們的談話，起身收拾殘盤。「啪！」塑膠碗盤油滑，雞鴨碎骨紛墜落地，她忿忿地喊了一聲「臭雞掰」，彎腰去拾。小姨婆平日在車頭阿平師的海產店顧大鼎，前年拿到屏東縣中式煲湯第三名，每逢家族過年過節辦桌都請她料理。開頭毛店的五姑婆一身黑，坐在辦桌前看碗盤疊高，雖是氣聲我仍能聽得清楚：「聽說……妳勝雄仔又攞破病住院喔？」

「伊喔？共款啊！糖尿啦，拜五已經轉來啊。」姨婆小聲說，勾起只留蟹殼、幾粒米的空盤，「阿德仔頂禮拜去枋寮病院顧，歸禮拜無十點鐘。」姨婆連生四個女兒，三十六歲才求得一個獨子；表叔勝雄嬌生慣養，十八歲為逃兵役，在軍營裡裝瘋賣癲：拿洗髮乳刷牙，取同袍的臭襪吃，鬼吼亂叫，還在共用澡間就地拉屎。小姨婆小姨丈不捨，為他申請下伍送醫；後來表叔勝雄在高雄大寮，跟精神病患關一起，吃喝拉撒不離，綁約束衣，最後

語無倫次真正起痾。

回鄉後他酒不離手，一日五包菸；敲撞球打網咖，前陣子迷上了釣蝦，枋寮港岸一坐就是八小時。沒有收入又亂花，跟小姨婆小丈公討不到錢就摔家具電器，三個月前還拿球棒掃，只差沒落在他父母親的頭與背。在枋寮郵局送信的小姨丈，鎖過門、報過警，卻總是心疼又把勝雄贖回。「後一擺一定會好，」變本加厲日復一日，明知不會更好還是相信，「後一擺、後一擺一定會改進。」姨婆找來經營豆漿店的鐵口仙，為他鎮兩次煞、換兩次名，撥盡算盤仍改不了運。小姨丈痛砸四十萬老本，為他要來一個秀麗的越南老婆，傳宗接代順便轉轉穢氣。結果越南老婆生了一個女兒就受不了，徹夜竄逃，據聞在臺北士林夜市炸鹹酥雞，月入十三萬，還搭上一個烤石板豬肉的排灣族男人同居。今年除夕回來，第一次聽一歲半的女兒喊媽；不只鑄一塊金牌掛女兒胸前，還加買一卡玉手環給小姨婆。見面時她抱著小姨婆哭，仍喊小姨婆「媽」；勝雄和她未簽訂離婚，除夕那天她卻連年夜飯都未吃上一口即搭車北上。

「媽，錢啦！」我想起，表叔勝雄一小時前才來過這裡，好似一團黑霧，口叨長壽，左手插褲袋騎進埕來。

「借過、借過！」彼時姨婆正高喊上菜，「燒喔燒喔」

「媽，錢殺來啦！」表叔右手攤開，眼珠上吊彷彿朝天問款。

「衝啥？不是才乎你？」

「那是早時啊！我不像妳，我攔在大，腹肚卡緊飢啊！我想欲去買便當來呷。」

「呷啥？呷啥麼便當？」小姨婆右手仍端菜餚，食指中指像練過鐵沙掌，插入那兩盤冒著熱煙的東坡肉，「呷屎咧！你欲呷啥麼便當？」

「雞腿飯啦！」表叔的嘴裡還嚼著檳榔，「卡緊耶！」

「雞腿飯？你老母是阿平仔的總鋪師，知無？講煮菜，北勢寮阿平師嘛拚不過我；真憨吶，你無欲呷我煮的，攔想欲呷什麼雞腿飯？」

「我想欲呷雞腿飯嘛！」表叔長期喝酒肝衰竭，印堂黑紫，眼似濁井總夾帶黃沙，「我只想欲呷雞腿飯嘛！」

「多少啦？」

「三百。」

小姨婆沒喊「討債喔」，甚至未問哪裡能買三百塊的雞腿便當，換算起來她端盤炒鼎半日，都不夠一頓雞腿飯。小姨婆放下那兩盤東坡肉，從油膩的圍裙前袋摸出一把錢，看來還不只三張百元鈔。表叔勝雄搶過鈔票，一握一捲入褲袋，油門催了就走，正眼未對任何人，即使他姊

和他媽。

「媽，後擺妳就嘍乎伊啊！妳一直乎伊也不是辦法，妳是欲乎伊到啥麼時欸？十年嗎？還是二十年？」獨身主義的大女兒秋枝剛跟團飛完杜拜，不婚讓她享受自由也享受獨身的富有，住在帆船飯店五十二層，俯見羚羊橫渡莽漠，還曬黑了一圈。

「對啦，妳嘛是會老啊，阮是為妳好，要多存一寡錢……」二女兒桂月抓著小姨婆的蝴蝶袖，搖啊搖啊持續拉高聲調，「攔講，頂擺那筆保險費，嘛是我甲妳和伊付的，我攏還未甲妳收……」

「收啥？妳是欲收啥？」小姨婆手臂一甩，桂月重心歪跌，隻手撐地隻手扶桌，小姨婆繼續吼：「我敢有甲妳收過啥麼錢？好啊，我知影，妳這個做阿姊嘛討厭伊，你們所有人攏討厭伊！敢講你們可以槍殺伊？槍殺就有效嗎？槍殺了，我就會快活、你們就會爽？好啊、好啊……」

「喂，鶯仔！」祖母從牌桌前跳起，塑膠椅撞倒在地，循著小姨婆的紅雨鞋快步追離，「鶯仔，轉來啦！妳是欲去兜位啦？」

小姨婆剛踏出前埕，雨又落得更大。我知道她仍會回來，收拾碗盤、擦拭桌面，等最後一支燈管暗去。體態豐勻卻始終沒有小孩的表姑桂月，坐在角落捧一碗飯，紅著



眼眶大口夾菜吞肉。秋枝則不以為然地拋下一句：「媽就是重男輕女啦！」開車離去，留下一地瘴霧。

「無效啦、無效啦！足可惜啊，妳小漢姨婆頭一胎本來是查甫仔啊。我攞會記得，彼個囡仔叫作建雄。」

「唉，無那個福氣啦，兩歲那年發高燒，無幾工就死死去啊……」

「我甲妳講，當時妳鶯仔姨婆號甲欲死，佇枋寮病院『阿娘喔阿娘喔……』一直號，號到燒聲，號到昏昏去。」

「伊攞講，伊欲甲建雄仔生轉來，嘛是為妳姨丈傳香火。結果連續生四個查某囡仔：頭一個秋枝，第二個桂月，後兩個飼未起只好送人。本來想講凍起來，嚟攞生啊，結果最後就來這個討債的……哎……」

「無效啦、無效啦，」一身黑的五姑婆背著手，似烏鴉搖擺聒噪，「生查甫仔又有啥麼路用？了然喔！」

她們口裡的勝雄表叔我未曾見過。只記得剛上幼稚園的時候，他總會騎那台小五十，載我到祖母家後面的漁行，看寧靜無波的海，堆整個下午的沙堡。勝雄表叔的數字概念很好，再難解的題目都能細心解破；還帶我到保安宮前的書局買數獨、連連看。大學聯考我填了數學系，才想起那些題本，那些殷殷解題的午後。據說我兩歲時長後白齒，因生牙痛癢便大力咬他肩膀，他沒想到痛，只怕會

驚嚇到我；攬抱著的姿勢不敢動搖，也不敢發出叫吼，我的齒靜靜的扎進肉裡，至今他的右肩胛仍可見淺淺的門齒印。我的乳牙長齊又落，換了一嘴恆齒的我不再被抱在懷中；那一排細細小小的凹陷，卻彷彿求劍不得而刻舟——兩歲的我給表叔定錨，那些午後的事情怎麼永遠不會提到？

表姑哈哈大笑，將稍歪斜的Gucci包正擺回膝蓋，「『幸好北鼻還沒生出來。』我哪有講這種話？我哪可能講這種話？」挑了根竹籤插出一條田螺，吱吱吸吮，油汁飛濺上我的手背。「我不是要怪妳，我還要謝妳咧！把我的故事寫出來，講給那麼多人聽。但是妳寫的有一點不對啦！噢，全部不對；嬰兒不是我去拿掉的，是自己流掉的。」表姑撫著腹肚，繞著一圈鍍金腰帶掛雙C名牌，「我多想要他啊！妳知道嗎？不是我不要他，是他不要我喔……」

「算算欸，差不多……差不多有五十幾冬啊……」表姑都來不及結論，就換大丈公接過話頭，「彼此攞是阮在承受……後來我批菜去市場賣，妳大姨婆就去山腳下幫人擔雞屎、撿番薯，腹肚束卡緊耶，日子嘛是一工一工在過。坐火車離開枋寮彼工……就是妳查某阿祖舉掃帚甲我打出來彼工啦！嘿，妳大姨婆佇火車頂就甲我講，伊的腹肚裡面，已經有一個囡仔哦！」

（一個囡仔？敢是勝雄阿叔「彼款」囡仔？）

「妳大姨婆彼時攔講，想欲甲囡仔拿掉，飼未起啊！妳知影嘸？阮兩個人賺的錢乎阮吃穿攏不夠啊，哪有才調飼伊？」

「結果咧？」

「我堅持欲甲囡仔生出來。艱苦啊！生一個囡仔有多艱苦，妳敢知？好家在，囡仔還是生出來。就是妳阿舅標仔喔。」

「妳婆攔聽妳大丈公在練痞話，欺騙囡仔大小……」牌桌邊的每一張嘴，彷彿都在說話，「姊仔，妳聽，妳廷又攔在講白賊哦……」

那一日，查某阿祖蹲在地上編麻繩，看祖母和小姨婆領著大姨婆進門，彈起來便打大姨婆一巴掌，破口怒罵：

「妳這痞查某、死查某，哪會嚟死仔外口！去啊！去啊！妳這個沒見笑的死站壁仔！」查某阿祖一面槌大姨婆一面哭，祖母和小姨婆拉開她時，指甲還劃傷大姨婆的臉，湧現一道血痕。查甫阿祖等在一旁，看打鬧告一段落才交叉雙手，若無其事說：「人轉來就好，轉來就好。」查甫阿祖依約，阿莎力給大姨婆一塊田一棟厝做嫁妝，沒地沒產沒工作的大丈公讓楊家招贅，不會務農便打一輩子零工。

「再說，妳標仔阿舅根本不是妳大丈公親生的，是他們兩個分來養的，」表姑的國語混著一點閩南腔，

「妳大丈公大姨婆沒生子女，爲了傳香火才去跟人領了兩個來養；他們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喔……」鐵皮築起小垵的屋頂，低矮的圍牆圈出好幾代人的生活界域。楊家開枝散葉，舊厝換了裝潢也往上加蓋一層，但仍是舊厝，仍是這裡。

都在這裡了，全部都在這裡。

表姑的肚子已微微隆起，這是第二胎，是否之前流掉的又來投胎？或者大丈公說的，那個永恆待產的虛構嬰孩？我穿過牌桌，想像大年初一大姨婆粗糙的手指，細細握下那兩片殘黏的門神像，大紅鞭炮跟著綻炸開來。大姨婆一句話也沒說，像老舊屋瓦儲存積水，收集夢的暗影，而不反光。大丈公更醉了，絮絮叨叨起來：妳敢知影？妳的阿舅……阮確實用全部的性命去疼啊……伊仔妳大姨婆的腹肚內面，今仔猶攔仔內面喔！我無講白賊，我無講白賊……

我知影。大丈公，我攏知影。

「我哪會曉講白賊……」大丈公如跳針唱盤，一手捧酒一手指著大姨婆，捏起嗓兒唱：「你們攏無欲相信我，我哪會曉講白賊、我哪會曉講白賊……」

「喀噠！」火焰搖搖顫顫，表姑單手遮風，爲大丈公點了根菸。白霧裊裊浮升，他的面容疲憊，卻仍炯炯地注視著我。「啊，太可惜啊！」父親突然抬手，「特地

買一大包炮仔，都袂記得放。」除了宣告聚會結束的冲天炮，還有大丈公最愛看的水鴛鴦啊……「只好等後擺再放了。」也只好如此，我點點頭，終於將大丈公倒給我的高粱一口飲盡；出乎意料的醇，溫暖中夾帶著刺痛。

雨已漸漸停歇，蟲蟻繞著路燈飛轉，映出細微的水光。淡淡的月色透出來，中秋就要過了。小姨婆差不多要回來了吧？勝雄表叔買到雞腿飯了沒有？表姑桂月補進祖母的位子，牌局重新開始；洗牌，切牌，發牌，蓋牌。輕易的日復一日。大丈公又把我的酒杯填滿，也為自己斟上一杯。

「我甲妳講一個故事：六十年前，我甲妳大姨婆跳上火車……」

## 陳 柏言



### • 作者簡介 •

一九九一年生，高雄鳳山人，現居臺北木柵。輕痰讀書會一員。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、宗教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。有部落格：「文學，以及充滿結局的生活」。

### • 得獎感言 •

一個老厝廣場，三段故事。有雨、有月、有聚。它們是漫漫家史裡，一段插曲。我寫這篇文章，沒料到大姨婆今年會走。或許還是那個陰晴不定的中秋吧。



評語

林文義

此文膺選獲獎之特色，在於充分掌握散文質素的自然與自在；雖說參與文學獎項之徵求，作者可見其落筆沉定，抒情、喻理兼得。

評審對於用語，華、臺語交用的表達形式，能以自然與自在的利落合宜，未蓄意雕琢文字，亦可充分呈現其精緻及意涵，值得肯定。

散文之「散」，非意以「漫」，而是心所嚮之，自由從內裡泛發，所謂「我手寫我心」。作者之命題，自有不凡的定奪及求好之初心。

評審不擬推敲此文之意，卻必須特別尋之作者用字行文的態度，在於誠摯。這是一篇實質俱備、未來可期許更大可能的演示。

自然與自在。獎項是肯定，未來是文學初旅的艱辛行程，請珍惜，再努力，特質不易。